

●萨仁图娅/著 TIANLIANYUAN
SHENGGUANJIUZHOU



声震九州
田连元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这个谜 1

- 他是谁？谁是他？○人——名人
 - “天女木兰”与六必居咸菜与茅台酒○最失意的与最得意的○认识你自己——这或者就叫位置学
 - 谜面与谜底
-

第二章 空巷说杨门 21

- 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武威田将军○沈阳马路湾的人民旅社
- 洒泪写清官○老书新说 A·B·C○寄语谢相知○围绕方言引起的……○选段《考御史》

河北沧州，使人想到被发配的林冲
○长春，日本人喊他“田银子”○一
有记忆就是战争○天津，拜师学艺
始登台○小书摊与少年梦○本溪，
踏平坎坷登艺峰○苦难是一种积
蓄○最是长忆三春晖

桌子底下的小长庚○那年，刚七岁
○别唱了，怎么回事呢？○怎说，能说
得住人？○三弦声声○彩屯书场○
追车回电○“十月一，北京见！”○
曾想到那个告别一切的字○幸免于
难的“反革命”○闲愁最苦○“四五
干部”与“借用社员”○风雨春归人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庆节之夜
○日本友人与德国学者○“曲苑杂
坛”、“共度好时光”和“春节晚会”
○施公新篇○《水浒》说罢上梁山
○艺与时代共兴

第五章 艺术这一个

137

艺坛独一帜○评书艺术探源○新
证·新意·新说○注重一个“演”
字○深思造其艺——翘首的坦克
车·墨舞的启示·秧歌的变化·
从巴赫辞去仆人想到的○注重一
个演字○“僵则死，这是规律”
○“台上能演，台下能看”○绘声状
形，声形并茂○本身一整个文化界

第六章 共命鸟伴飞

173

四只脚的婚礼○第一个观众○女
人有软弱的，妻子却是坚强的○揣
在衣兜里的户口○琴瑟合鸣○爱，
就是成为一个人○风雨人生说爱

第七章 收徒开山门

189

引人注目的“海青天”○本不收徒
○师严然后道尊○春醉辽河有故
事○千山书荟“闻红灯”○为了共
同的评书事业

第八章 热土植深根

209

在观众心灵投影○平时不希望被人认出来○面对十亿人民○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老山前线理解献身○情洒震后海城○“评书大蔓”与一个普通中学生○珍重的是“人民演员”称号

第九章 袖云拂清风

225

党员与演员，作戏与做人○清心莫若寡欲○不会跳舞的歌舞团长○至乐无如读书○奉献一片赤诚○关于“快乐人生”的备忘录○求实与求真○这样写墓志铭

田连元创作、改编、演出作品略表

245

与田连元对话

255

第一章 人生这个谜

我一直在作假，假里求真；
我一直在说谎，谎中求实。
编织着发生过的故事，
总结着以往的经验，
对您倘还有用，
这便是我生存的价值。

——田连元

他是谁？谁是他？○人——
名人○“天女木兰”与六必居咸菜
与茅台酒○最失意的与最得意的
○认识你自己——这或者就叫位
置学○道面与健康

1. 他是谁？谁是他？

他是谁？

一张嘴，评说千秋功罪，褒贬真善美丑，展示古今中外；可绘千军万马之势，可表刀丛枪林之威，可叙悲欢离合之情；如立体小说开卷，如百科知识讲座，如一整个文化界。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要下泪伤悲；说国贼怀奸从佞，凡夫俗子也得生嗔拍案；说清官勤政机敏，万民空巷争看连播。说英雄豪杰，令武士快心；言两军对阵，使雄夫壮志；说骗子行径，活脱入木；说凡人琐事，妙趣横生……

一个人，是千个人，是万个人，是千万个人。各种角色，神形兼备，个性鲜明；各种感情，召之即来，挥之即退。举手投足

精粹、俏生；情节铺排别致、新颖。他手眼身法步，配合铿锵风趣生动的语言表叙，使观看者身临其境，如醉如痴……

他一抖扇——

茶坊，来壶茶！这一声，就好象在缸里喊的，钟里叫的——响堂瓮亮，底气还足，肉嗓子愣带出一种金属味儿来！史进顺着声音定睛一瞧，嘿！外边走进来一个彪形大汉，只见此人，身高八尺，腰阔十围，头裹芝麻罗万字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鹦哥绿战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登一双矮腰黄靴，一张大圆脸，两道纹花眉。什么叫纹花眉？这眉毛像麻花似的，缠一块，拧一起，绞着劲儿往上长，临到眉梢那地方，专有一撮子眉毛斜着往上支楞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梆，在太阳底下，能直闪光，瞅那意思，要用手指盖一弹，都能呗儿呗儿直响。一对大坏眼，这眼睛，眼珠大，眼眶也大，眼眶好象怕眼珠碰着他，使劲往四周躲，眼珠好象嫌眼眶碍它事儿，叽哩轱辘地往四边直打场子，眼珠子要是转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来，瞅冷子要是一停，黑眼珠在当间悬着，白眼睛在四周环着，皂白分明，谁也不挨谁。宽宽绰绰，豁豁亮亮。狮鼻，方口，颌下一部落腮胡须，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都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楞八岔，扎里扎煞，瞅那胡子的硬度，拔下一根来，能当针使……

这是他在说长篇评书《水浒》第六回。

他表述天热——

挂锄的时候，这天赋之乎拉的热，毒辣辣的太阳，晒

得苞米叶子打卷，松树杈巴流油，水库半山腰的大石砬子好象往外喷火，瞧那样子，要是和块面擀张饼，“呱唧”拍在那块石头上，用不了五分钟就能熟了。

他描绘一个人——

带眼儿的会吹，带弦儿的会拉，弹唱歌舞无所不会，拆白道字，顶针续麻，养花玩鸟，诸行百艺，无所不懂。更加有一身好武艺，长拳短打，刀枪棍棒，短弓袖箭，飞石弹弓，什么都行，是一个百伶百俐、百巧百能的人……

谁是他？

动作神似飘逸，跨虎登山的皇帝刘秀是他；

满口山西方言，足智多谋的宰相寇准是他。

大宋年间诚笃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他；

现代社会威武的将军徐海东是他。

平常人竭力救人的汽车司机赵大兴是他；

骗子本质手眼能通天到头来图穷匕首见的贾科长是他，

白发苍苍千里探亲上了火车才想起把写有地址的信封忘在家里的杨大娘是他；

童心纯净扛着糖葫芦把子追送离任赴京寇大人的小孩儿吴小计是他。

提辖鲁智深是他，都头武松是他，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他；

皇帝是他，宰相是他，历史上现实中的一切人物都是他。他说谁是谁，学谁象谁。

面对世界，一人千面的他，崇尚的是自然。

日升月落，草绿霜白，是万物的自然；
改朝换代，战争和平，是历史的自然；
业之兴衰，事之成败，是命运的自然；
演技娴熟，刻画逼真，是表演的自然……

这是个自然主宰的世界，我们在自然规律里拼搏，顺其道者昌，逆其道者亡。

——田连元！

他这样写自传——

田连元，河北省盐山县人，一九四一年生，属蛇。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少年家贫辍学，没有一纸文凭，学艺未敢偷闲，登台即告失败，很想改行，但无路可走。

二十岁入本溪曲艺团，新、旧书说了数十部，成就不大。一九六五年参加辽宁省汇演，创作了一篇评书，大家说是好节目，把自己吓了一跳。旋又在省电台录长篇评书，旋又有中央电台邀请录长书，旋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旋又下乡当农民，旋又改行演样板戏，旋又调回本溪歌舞团。

演过京剧，导过歌剧，学过诗，写过戏……爱好多，精通少。出版过几本书，皆非上乘之作；发表过短篇稿，更属“下里巴人”，多次参加全国汇演获奖，但没陶醉；多次在广播、电视上录长篇书，但没发财。

信奉勤能补拙，讨厌沽名钓誉，喜欢承认失败，鄙视作假吹牛，慨叹奉迎无法，自许“穷酸堂主”，坚信“少一种人不成天下，这世上应该有我。”

2. 人——名人

灵魂与肉体结合的方式全然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结合就成为人。

人是什么？

生物学家说：人是细胞的聚集体。

化学家说：人是碳原子的减少者。

天文学家说：人是星核的孩子。

人类学家说：人代表着如下特征的缓慢积累——两足的外表，敏锐的目光，勤劳的双手和发达的大脑。

考古学家说：人是文化的积累者，城市的建设者，陶器的制作者，农作物的播种者，书写的发明者。

心理学家说：人是复杂而非凡的大脑的拥有者，具有思维和抽象的能力；这种能力压制他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天性和感性。

社会学家说：人是他所归属的社会的依次更替的塑造者。

哲学家说：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被卷入一个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有生物，在他生命的每一点上，他都不曾是他能够成为和他理应成为的他。

文学家马克·吐温说：人是唯一知道羞耻或者需要羞耻的动物。

马克思则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尽管不能用给桌子或钟下定义的方法给人下定义，但人并不完全回避定义，还可以列举得多一些，然而更重要的在于人生的位置与人生的角色。

当人精湛某一技艺，擅长某一工作，称雄某一些领域时，就会引人关注，受人仰慕，被人追逐，于是产生了名人与名人效应。

他亦是。

声贯九州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田连元！成千上万封信从四面八方飞向他。

“照片就是我，送给田伯伯”的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叫陈玥，刚五岁，她在信中说“我非常爱听您的评书，我真喜欢寇准……”

寄来一幅唐老鸭为电视屏幕上田连元播讲评书叫绝的是听众王颖、许洁、曹洁。

天安门城楼上，田连元被群众追逐，有的甚至脱下背心让其签字留念。一幅记者抓拍的照片，刊发在《人民日报》的刊物《大地》的封面上。

老山前线，田连元被战士们簇拥，留下永恒的微笑。

在金州地区，田连元被当地群众长时间“包围”，最后是一队武警战士，把他“解救”出来。

郑州街头，出租车的司机不肯收田连元的钱。

球有球迷，评书有评书迷。

谁说在宇宙的无限中，生命只是没有观众的舞蹈，没有标准衡量的价值？群众的喜爱与欢迎，就是演员的成功，何况是无比喜爱与热烈欢迎！

对此，笔者曾向田连元提问成功最主要的要素，他说，成功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拼搏、天赋，加机遇，加关系。我的成功里缺点关系。

当他的《水浒传》、《施公案》、《小八义》分别由中央电视

台、澳都影视传播有限公司、辽宁电视台录制，与全国各家电视台交流同时播映的时候，笔者请田连元谈谈作名人的感觉。

田连元说名人就是很多人知道的普通人。要说感觉，当名人挺累，有的时候，不怎么自由，行动不太方便。

他说他自己没感觉是名人，这好象是谦虚，实际上是有点不太想做名人。当人名的时候，就是炉火正旺的时候，也是转灰、转衰的时候，他说一般是这样。

3.“天女木兰”与六必居咸菜与茅台酒

被掌声簇拥走上颁奖台的时候，田连元想到了六必居咸菜与茅台酒。

当时，千百双眼睛在一点上集中，千百根感应的神经在一个人身上聚拢。

田连元犹如大海中的帆，被掌声的潮水鼓荡着，鼓上一座岛屿。

接过标志终身大奖的“天女木兰”奖杯的时候，他并不平静。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走上颁奖台了，多次在全国曲艺汇演中获大奖，也曾是辽宁省政府文艺创作年奖的获得者，几番获得本溪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前不久，他还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而登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

这里，并不是最高颁奖台，但田连元心里涌荡着一股热流，生活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地方——本溪，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市委、市政府首次颁发文艺大奖。其中，最高奖的“天女木兰”奖，经过全

市各文艺家协会和文化主管部门的评议、申报，经过评委会评选，经过市文艺创作委员会审定，还经过了市委常委会的讨论。这项大奖，非常明确地规定是授予为发展本溪文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某些文艺门类造诣很高、有很高知名度以及在国内外重大文艺评奖中成绩特别突出的优秀文艺人才。他是唯一的获奖者：蜚声艺坛令千百万观众痴迷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

此刻，他接过“天女木兰”奖杯。

座无虚席的本溪艺术宫内热烈的掌声为他而响。

回报家乡父老，田连元环视会场上一双双热辣辣的眼睛，深情地说——

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这么一个隆重的颁奖大会，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昨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翻开《汉语大辞典》，看看奖字怎么解释，奖字的第一种解释法是劝勉、鼓励。我非常感谢领导、同志们的劝勉与鼓励。至于表扬成绩，是奖字的第四种解释。

说到成绩，我们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我果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在本溪这块土地上工作三十二年。还有很多比我工作年限更久的，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耕耘洒出辛勤汗水更有成绩的同志。现在让我得这个奖，我心里很不安。有的同志说，这几年你有了知名度，成了名演员。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机遇，一种契机使然。

所谓的名演员，是为更多人知道的平常演员。我觉得，我们很多名演员，还不能像茅台酒和六必居咸菜那样经久不衰，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保持一种持之以恒的货

真价实。

我还是要牢牢记住奖字的第一条解释，感谢领导、同志们的劝勉、鼓励，同时要把这种劝勉鼓励化成一股东风，鼓起事业的风帆，荡起人生的双桨，继续拼搏前进。既然艺术没有彼岸，就该不断踏出新的里程……

真诚、铿锵的声音传开去，传开去，萦绕整个艺术宫；深沉、风趣的话语回拢来，回拢来，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掌声，是无字的语言，表达着人们对他的爱戴赞赏之情，也回荡着对其六必居咸菜与茅台酒论的心灵共鸣……

4. 最失意的与最得意的

那年，他十四岁，当时叫田长庚呢！

十四岁的少年，正值人生的早晨，不问天有多高，只想摘下天上的星星，铺一条灿灿晶晶的路。

有许多美好的梦，挥笔著述当作家，握起钢枪当解放军，铺开图纸设计高楼大厦当工程师，乘着风云在蓝天上当飞行员，驾驶钢铁长龙在原野上奔驰当火车司机……

可是，生存的世界却无情地横着阻碍其向理想迈进的路障，他无法逾越。

他喜欢读书！他爱数学，考卷常常由老师当场批改后挂在教室当标准卷；他爱语文，作文总是被老师作为范文来宣读；他爱所有的学科，并且品学兼优，因此被评为天津师范附小三分校全校唯一的模范儿童。当时，他仅仅四年级。多想继续读下去，此时才刚五年级啊！老师惋惜不已，同学们也都说：“哪怕再念一年，起码拿个高小毕业的文凭！”

然而不行，说书为业的父亲患了当时叫黄病的肝炎，一家人的生计无着落，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让长子的他辍学从艺，并且是马上。他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本毫无准备并且是极不情愿的事。最失意的，就是不能念书了！

多么值得留恋的学校生活！第一课念的是：人，一个人；第一支歌学唱的是：东方红；第一次获得奖品是本《大众小辞林》和一个木制的文具盒……

掌声还隆然在耳，他却不得不离开了。

过早地体味了痛苦的滋味。

离校那一天，班主任王少东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颇为沉重地说：“田长庚同学因为家庭困难和父亲的病，不能不终止他的学习了，他将要离开我们的学校。他的失学是很可惜的，如果继续就读，可以升中学，升大学，可以为祖国作出贡献，但现在，因为这客观原因，不得不这样了……”停顿一会儿，王老师走到这位叫田长庚的同学面前，无限深情地说：“希望你不要灰心，做什么工作做好了都会出成绩的。我这里有个偏方，是一位老中医给我的，你按这个方子给你父亲用一下，也许能治好他的病……”

小长庚十二分感激地双手接过这张偏方。这双手，曾经骄傲地接过校长颁发的奖状与奖品！他清晰地望见老师眼圈红了。他想说点什么，说谢谢老师，说同学们再见，更想说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爱读书……可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任千言万语心头翻腾，只是默默地接过偏方，揣在衣兜里，收拾一下书包背在身上，向老师鞠了一躬，嘴里嗫嚅了一句：“老师，我走了！”便匆匆地离开这舍不得离开的座位，头也没回地走出了教室。

别了，学校！别了，老师同学们！他木然地走着。